

遠東精選

流水集

姜德明 著

上海遠東出版社

遠東精選

流水集

姜德明 著

 上海遠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流水集/姜德明著. —上海: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11
(远东精选)

ISBN 978-7-5476-0304-8

I. ①流… II. ①姜…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18675 号

责任编辑: 杨晓敏 鲍广丽
封面设计: 张晶灵

(远东精选)

流水集

著者: 姜德明

印刷: 浙江临安市曙光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远东出版社

装订: 浙江临安市曙光印务有限公司

地址: 中国上海市仙霞路 357 号

版次: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邮编: 200336

印次: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网址: www.ydbook.com

开本: 850×1168 1/32

发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上海远东出版社

字数: 162 千字

制版: 南京前锦排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张: 7.5 插页 3

印数: 1—3250

ISBN 978-7-5476-0304-8/I·254 定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62347733)

如发生质量问题, 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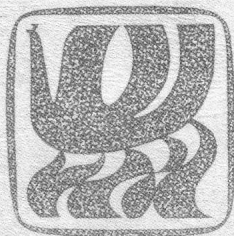
零售、邮购电话: 021-62347733-8555



流水是活的，尽管是小溪的涓涓细流吧，终可汇入江海，这意境我是向往的。

姜德明

流水集



LIU SHUI JI

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6 年初版
《流水集》书影

小 引

我爱流水。

流水是活的，尽管是小溪的涓涓细流吧，终可汇入江海，这意境是我向往的。因以书名。

编了近四十年文艺副刊，我热爱这工作，也忘不了我结识的那些贤者。如今有的人已经故去了，但生活却是不朽的。很多往事将长留我的心中。

在旧书肆的新文学版本还没有被拍卖家们包围的年代，我是个痴迷的搜访者。写书话也没有什么堂皇的设想，总以为历史不应被割断，往日风景自有它丰美之处。

我还爱写点凡人小事，因为自己就是个极普通的人。可惜年纪愈大，涉足俗世凡尘的机会愈少了。限于本丛书的体例，这里没有收入这类文章。

一九九六年秋于北京

目 录

小 引	1
圣者的形象	
——记叶圣陶先生	1
茅公的墨迹	7
散落的故事	
——记夏衍	9
夏公不寂寞	20
雨中访巴金	23
西子湖畔	35
一片绿叶	
——忆曹靖华	42
李一氓	46
丁玲二三事	50
在海边,艾青说	61
“八版”顾问	
——为萧乾文学生涯六十年作	69

也是杂家

——悼唐弢	74
前辈舒群	83
冯至先生	88
胡乔木与师陀	92
我所认识的安岗	96
展览会归来	
——纪念陈白尘	102
陆晶清教授	107
津门小记	111
初访杨柳青	114
忆莫桂新	118
“我们是狼”	
——忆廖沫沙	122
记凤子	126
笑口常开	
——记冯亦代	130
念辛之	134
怀骆宾基	137
荒芜遗简	141
致辛笛	145
致莫洛	148
关于《王冶秋选集》	
——致吴岩	152
谢兴尧	155

捏不像的方成·····	158
索画·····	162
《泰山图》记·····	166
京华书坊史·····	170
旧时盗版书·····	173
难觅油印书·····	176
失书的故事·····	179
《歌德与悲多汶》·····	183
《浮士德百卅图》·····	186
施蛰存与“北山译乘”·····	188
插图本《金言集》·····	191
两本儿童书·····	193
半农藏书题跋·····	195
《三秋草》小记·····	198
《音尘集》·····	201
《冬眠曲及其他》·····	204
《无题之秋》·····	208
《闲话扬州》·····	212
《十年旧梦重温录》·····	215
汪铭竹的《停电夜》·····	217
许幸之的《归来》·····	220
罗荪的《寂寞》·····	222
以群的《姊妹行》·····	225
拾风的《飘零》·····	227
端木露西的散文·····	229

圣者的形象

——记叶圣陶先生

在叶圣陶先生面前，前辈如巴金、丁玲等大家都尊敬地称他为老师，那么如我这样的晚辈，在他老人家面前简直是名副其实的“小朋友”了。

“小朋友”也自有讨便宜的地方，因为代表着幼稚和无知。比如在老人面前除了毕恭毕敬之外，偶尔一次半次地出点格亦无妨，老人是不会怪罪的。有一次我陪外地朋友去拜访叶老，朋友向他求教养生之道，叶老尚未作答，我却无礼地说了一句：“喝酒。”叶老不仅没有不高兴，反而口出豪言：“对，喝酒！”

还有一次，也许是叶老仙逝前的一两年吧，我去叶府看至善同志准备好的大批叶老的相片。那是为江苏出版叶老的文集而备用的。至善同志一边挑选，一边解说。叶老陪坐一旁静观，偶尔也替儿子作点补充说明。我举着叶老年轻时的一张照片，情不自禁地冲老人喊：“叶老，完全是个英俊小生呢！”借着助听器，叶老听清了我的话。他和家人都乐了，没人嫌弃我的放肆。由此可见这位长者的胸怀和风度，同时也证明，他是一位极其随和的普通人。

说一件他关心一个幼稚者的琐事吧。

我保存最早的一封叶老给我的信，是他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二日写的。原来在头一天的《人民日报》副刊上，发表了我写的一篇散文《清泉流向千万家》，由苗地同志配了插图，正好占了整版。这是我的若干篇北京市民生活写照之一。那时报馆设在王府井，左右的胡同又叫大、小甜水井，想来还有什么苦水井吧。这么多井，让我联想到当年老北京吃水的困难，勾起我采访的兴趣。我先奔安定门，找到熟悉旧京掌故的作家金受申先生。承他向我介绍了北京清末民初市民日常饮水的情况，特别有趣的是，他还讲了西太后和皇上在宫内饮玉泉山水的情景，这更增加了我写这篇散文的兴致。直到解放初期，一般劳动人民能吃上自来水的也不多，所以老舍先生才在《龙须沟》里写了翻身的程疯子看管自来水的故事。接着我又采访了自来水公司，还跑到龙须沟去寻找类似程疯子的原型人物。我想从人们吃水的变化来反映社会的进步，意在告诫人们不要以为眼前的美好生活都是轻而易举得的。

文章发表后，我没有想到叶老会过目，更没有事先向他张扬。万万没有想到第二天便接到叶老的来信，这是我接到的第一位读者的反应。我的兴奋难以名状，也有些惶恐不安。真的有那么好吗？赶快再读了一遍，当时心跳加速，似乎至今仍有余感。信中说：

昨日读大作《清泉流向千万家》，欣快之至，钦佩之至。写报道文章，走此途殊为正道，设计好，语言不采学生腔，使读者感觉有余味。望足下赓续为之，我以读者身份引领而俟。

这样的鼓励，我真有点受宠若惊了。我默然良久，深感这是

叶老对晚辈的一种厚爱和宽容，自知文理浅薄，值不得前辈如此期望。我怀着感激的心情藏好这封信，多年来从未示人，也不好意思向身边的同事提及。当然，叶老温暖的语言已经深印在我的心中。我抓紧时间又采访了一些普通劳动者，写了若干篇属于凡人琐事的散文，如清洁工、电车售票员、送煤球工人、剧场服务员等等。我尽量联系历史背景，通过一个个具体的人，如实地反映社会的变化。

我不敢冒昧地就此事再打扰叶老，就我个人的性格来说，也只想默默地埋头耕耘，以报爱我的前辈。然而事情不止于此，直到一九六四年六月十日，叶老在给我的一封信中仍很关切地囑问此事，他在信中说：

足下就某一事项叙其今昔，写人物，用语言，我皆深佩，前夕已当面陈之。颇盼续有所作，此恐非我一人之意也。

所谓“前夕已当面陈之”，乃是指他写信的前几日，我们在二七剧场的相遇。当时北京正在举办全国京剧现代戏汇演。那晚二七剧场由天津京剧团演出反映搬运工人生活的《六号门》，叶老也来看戏。开场之前，老人家在走道上与我相遇，他叫住我，问我又写了什么，我说编务太忙，没有时间写作。叶老不以为然，认为我才三十多岁，正是应该多跑多写的时候，要写一定得写像《清泉流向千万家》那样的散文，千万别写那些华而不实、装腔作势的文章。当时观众挤来挤去地也不便多说，我只顾点头称是，连一句表示感谢的话都没来得及讲，便各自去找自己的座位了。然而，叶老那种诚心诚意地关心他人的神态举止，我是一辈子也忘不掉的。这就是叶老说的“前夕已当面陈之”的全部

内容。

可惜现代戏汇演结束之后，阶级斗争的高潮愈加升级，我的写作计划也全部落空，甚至连再向叶老汇报和解释的机会也不可能有了。

当然，在我同叶老的交往中并不总是得到肯定和鼓励，恐怕老人也有暗自摇头的时候，只是没有当面如此待我。前些年我有几次呈稿向老人请教，如一篇访问缅甸的游记《湖上浮岛》，叶老阅后指出：“我不满意的是也跟其他游记一样，文白杂用，不是干净利落的现代语散文。”（一九七八年三月四日致笔者信。）还有两篇是分别写姚茫父和丰子恺的，叶老在我的原稿上有改动，事后还谦虚地告诉我：“擅为改动几个字，希望不蒙呵斥，如蒙采纳，尤为荣幸。”（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致笔者信。）“看完您的文稿，又擅自改动了少数几处，请看妥否。”（一九八〇年一月十四日致笔者信。）叶老动笔为我的原稿指谬，这是一个晚辈的殊荣，我求之不得，并将受用终身，除了惭愧和感激之外，我还能说些什么呢。

关于叶老的品格和胸怀，还有一件小事对我也教育很深，总是不易忘记。这事现在也过去二十年了。那是在一九七二年，尽管当时的政治气候仍然恶劣，我同叶老已恢复了联系，还把我参加编选、内部印行的《鲁迅杂文书信选》正续编等书送给他。当时除了样板戏以外，几乎没有一本文艺书问世，叶老很寂寞，收到鲁迅的书非常高兴。此时他正不断地找老朋友们借外国古典文学名著来看，他可不管江青之流的什么禁令，用自己的行动批判了“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的野蛮无理。

接着我又为叶老送去也是我们内部印行的《阿 Q 正传》、

《门外文谈》，还有一本《鲁迅书简——鲁迅致日本友人增田涉》，我却有意没有给他。当时我认为这样做是适当的。不想，他老人家在一九七三年二月十三日来函找我索取：“闻知鲁翁致增田涉之书简已印出，敢恳赐以一册。”这时我只好硬着头皮呈上一册。其实这也是我自作聪明，以世俗的眼光来揣度圣者的心胸了。因为我考虑鲁迅先生在给增田涉的信中说过“叶的小说，有许多所谓‘身边琐事’那样的东西，我不喜欢”，我怕这句话刺伤老人，也许会给他造成某些不悦，因而主观臆断地把书扣下了。

稍后，在一次通信中，我又愚蠢地对老人实行多余的周到，特别把鲁迅先生在别处对叶老很高的评价复述一遍，即“叶绍钧先生的《稻草人》是给中国的童话开了一条自己创作的路的”（见《表·译者后记》），以及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说的“叶绍钧却有更远大的发展”。这简直近于安慰老人了，用心虽好，对于叶老这样博大的人来说太没有必要了。果然，叶老看出了我的弄巧成拙，他在同年七月十一日给我的信中毫不回避地向我指出：

来信提了鲁翁评及拙作的话。但是足下漏掉了鲁翁与增田涉信中的一条。那一条翁说不喜欢看我的东西，因为大多是身边琐事。我佩服这个评语，其意是说我的东西思想境界不高，社会意义不大。我的东西的确就是这样。

信中的语气平和，谦虚但并不虚伪，也没有点明我的糊涂和短见。我后悔自己不能意识到面对的是一位圣者，我多此一举地为贤者讳的做法显得多么小器，同时也没有人规定过，凡是鲁

迅先生说的话连一句也不能商量了。我平生做过不少蠢事，这是其中的一件。每当想起此事，我笑也不是，哭也不是，后悔也迟了，只感到脸在红，心在痛。

直到此刻，仿佛叶老仍在微笑地望着我。他那慈祥、宽厚的笑容我太熟悉了。在他面前，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永远也长不大的孩子。

我愿圣者的光辉永远沐浴着我，我要不懈地去追寻他那平凡而又崇高的人格。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

茅公的墨迹

我有意珍藏作家的墨迹，是从文学研究会的“五四”作家开始的。因为老一辈的作家才有用毛笔作书写稿的习惯，诸如叶圣陶、俞平伯、茅盾等莫不如此，而且他们的书法早有公论，用笔工整，标点准确，书面干净，令人爱不释手。说真的，我既当他们是作家，也把他们当书法家看。

我有幸保存了以上三位前辈的几件遗墨，这自然得益于我长期从事编副刊的职业。包括茅公在内，他们平时来函来稿都不用别人代抄，面对那么精彩的墨迹，怎么忍心破坏掉；可惜当时复印机还不普及，只要时间允许，我就另抄一份发排，替换下来的原稿就归我所有了。近年我曾向编副刊的年轻朋友介绍这个经验，可是他们说，现在的作家有几个会写毛笔字的，又有几个不用电脑在写作？保存作家的书法谈何容易。说的也是，作家的墨迹已经是旧时风景了。

我爱茅公的字挺秀隽雅，如其人温文沉静，风骨自然。看他的字，没有半点炫耀和卖弄，更没有火气和漫不经心处。从这里可以看到书家的风度和个性吗？我的回答是肯定的。我喜欢茅公的字，甚至有点偏爱，自然而然地有了保存他墨迹的欲望和要

求。未能免俗，我也专门向茅公求过字。一九七七年九月，他赐我一张条幅，写了自作的白杨礼赞诗。事后他在给我的一封信中还相告当年撰写此文背景：“白杨礼赞当时为不使国民党书刊检查官扣押，故不直说华北抗日根据地在党的领导下，而只赞美白杨。然当时读者皆心会神领，知其所指也。此篇是从延安回重庆时所写。”（见一九七八年五月二十四日致笔者函。）隔了一年，我见茅公给别人写的横幅极精，我又得寸进尺地提出有了竖写的条幅，还想要一幅横条。茅公欣然命笔，以宣纸写了自作的读稼轩集一律赠我，并告诉我那是一九七三年的旧作。两件墨宝当是寒斋中的珍品，如今每一展观，却不得不自惭当时的无礼，为反复干扰了老人的正常休息而感到不安。

拙著《书叶集》也是请茅公题署的，我还为广东的《随笔》和南师的《文教资料》，甚至为早已停刊的天津南开区办的小报《南开电影》代求题名，茅公都照办了。我很吃惊当时自己何以如此没有自知之明，我对老人的要求太过分了。

后来我不再为求书打扰他了，却以“阳谋”相告茅公：我觉得老人寄我的诗词来稿，写在古色古香的毛边纸印成的八行笺上，那本身便是一件完美的艺术品，如一九七九年一月作的《赠曹禹》即是，原稿已留作纪念。茅公大概认为这很有趣，以后再寄诗词来便有意用了更洁白的宣纸八行笺，甚至盖上了名章。老人对一个贪婪的墨迹收藏者，表现得多么宽厚而富有人情味。每逢我翻阅、欣赏这些收藏品时，我都对老人怀着一种尊敬和感激的心情。

一九九六年六月